

# 苗疆蛊事

大結局

下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巫咸遗脉，大梦千年。归去来兮，  
俱往矣，痴儿说梦，王心不改。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南无袈裟理科佛

著

# 苗疆虫血事

## 大结局下

元元时此存  
居异多惊  
素敦塞授金  
寻白果多白云  
入眼金黄林中落  
中仰一脉从今没  
空有叹息怜朵朵  
急招灵草致魂魄  
好事多磨变幻生  
更结佐助萧克明  
容个朵朵呼不应  
鸢鸣奇木欲裂魂  
蛛网几度冤麒麟  
更珠沙华塑玉身  
男儿有泪裹情浓  
私仇总被循公报  
妒忌何惜毁长城

昭雪沉冤登道，情人膝下种深恩。百年邪灵起干戈，请为前孽息烽  
破而后立迎几剑，茅山有木秀于林。别来音信两渺茫，访尽山川穷碧

夜血腥孰浓重，内忧外患惹风云。三十六响争盘王，老宅祖屋败奇  
大过海图大计，生死纠缠同真。失魂入梦走黄泉，一缕真情成牵

主轮施翻覆手，危机一发系千钧。黄泉幽府多故人，横笛婉转美人  
力挽狂澜织锦绣，死关助破卷蓬梭。且战黑天联老道，也追萧瑟殇花

文法符？今来解，九霄魔阵决央仓。人妻镣铐先拔战，越界还阳眷神  
白官雨红洗玉髓，忘川河上记穴郎。鬼仙陨落屠青城，分进合击筹援

一殿之中识前世，又携青香满蜡炬。幽蓝龙火收战场，地底石穴降魔  
玉花三月约东瀛，宽衣解带酬泡影。金沙江畔生死变，枭首左使立威

烟去经年开烂漫，伤心一片洒洞庭。得来消息向天山，血肉牺牲筑祭  
陈深袂注破舞妓，黑虎唇痕唇盛名。深渊异兽如潮涌，无漏步罡踏古

龙宫雨红洗玉髓，忘川河上记轮回。冰湖藤蔓生绿意，风云雷动从登  
祭殿之中识前世，又携青香满载归。凌厉剑气破红幕，老道传位余油

樱花三月约东瀛，宽衣解带酬深情。黑暗侵袭成绝境，凤凰飞火说泪  
此去经年开烂漫，伤心一片洒晶莹。引渡神魂归本我，一抹艳红开社

偷梁换柱披画皮，驱虎吞狼寻清息。将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冥合心

浑家摸鱼行慷慨，八卦囊中藏羽翼。肥虫觉醒收迷雾，慷慨悲歌去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冥合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苗疆蛊事大结局. 下/南无袈裟理科佛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520-0938-5

I. ①苗… II. ①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5589 号

## 苗疆蛊事 大结局下

---

作 者: 南无袈裟理科佛

责任编辑: 王晨曦 缪宏才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mailto: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39

字 数: 63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520-0938-5/I·170

定价: 5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三十二章 他乡遇故知

瞬间,我的手掌被许多虫子叮咬到,一阵麻痒难耐的感觉迅速蔓延开来。我们头顶上也有许多虫子簌簌掉落,砸在我们的头上、肩上和脖子里面,朝着体表任何有孔洞的地方奋力钻去,没有机会的便叮咬,力图从皮肤中撕破出一个缺口来。我和无尘道长就像养蜂人一样,身上糊满了厚厚一层虫子。好在我们两人身上都有修为,劲气一逼,将所有集覆而来的毒虫都给震开,再接着我肥虫子的气息一露,这些诡异的虫子虽然没有现实中的那么惧怕,倒也没有再围堵上来。无尘道长全身被咬了许多小包,心中又恐惧,像个孩子一般哇哇大叫。

一片混乱之中,我突然感觉到洞的深处似乎有脚步声传来,当下顾不得再安慰老道,想着先下手为强,朝着拐角处的不速之客冲去。

黑暗中的视力有限,来人瞧着并不算高,但是身手却是极好。瞬间便与我交手了三五回合,淡淡的花香让我晓得这是一个女人。一招击空,我颇有些意外,脚踩在岩壁上,扭头瞧见一道凌厉青光直射我的脑门顶。我偏头躲开那青光,正想再次冲上前去,然而青光骤然一停,我整个人感觉到一阵昏沉,这才心惊,晓得这东西竟然并非暗器,而是实物。

我暗咬舌尖定清明,正要再次冲上去却听到一声惊喜:“陆左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低头一看,瞧见地洞里面的这姑娘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被我留在寨黎苗村虫池之中的雪瑞,李家湖的独生女儿。当看清楚雪瑞这张明丽柔美的脸孔时,我的拳头都已经几乎挨着她直挺的鼻尖儿,于是下意识地往后一退。我连续深呼吸了三两回,这才回过神来,一把抓住一身白衣苗女打扮的雪瑞,说:“我还奇怪呢,你不是给你师父蚩丽妹放在虫池里面作茧了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骤然瞧见我,雪瑞难免有些兴奋,在确定了我的身份之后,一脸明媚地





告诉我，说是她师父带她到这儿来的，说只有在这儿历练几年，她以后出门的时候，才能够堂堂正正地告诉别人，说自己是缅北白河蚩丽妹的真传弟子。

我点了点头，想起蚩丽妹的种种行为和言语，原来那美娘子果真能够勘破生与死，游走于这阴阳两界的边缘，百年不老，果然是苗家的一代天骄。她倘若不是遇到当年觉醒的洛十八，这苗蛊三十六峒只怕是打遍无敌手了。

雪瑞将自己的来历说明清楚，我问她自家师父在哪儿呢？她告诉我，蚩丽妹没有过来，让她独自在这儿历练呢，她师父觉得她已经有独立的资格了。

我也不啰嗦，把自己到此的由来也讲明，雪瑞一声惊叹，说他果然还是下了手。

我诧异，说这事情你知道？雪瑞点头。我和雪瑞许久未曾见面，一时间话语难免多了一些，而且雪瑞这小姑娘对我素来亲近，拉着我的手便再也不肯放开。旁边的无尘道长却是等得辛苦，一脸苦楚地哀嚎道：“小兄弟，你们有完没完啊？老头子一身都是伤，再不治，我就要死了，死了、死了……”

我们这才惊醒。雪瑞回过头来，仿佛刚刚发现老道，将右手放在嘴巴里吹唢哨，屏退一众虎视眈眈的毒虫，旁边的青虫感宛如牧羊犬，将这些模样狰狞恐怖的虫类驱赶到另外一处地方去。又从怀里摸出些解毒的药膏，让他自己抹去。

雪瑞其实与无尘道长有过一面之缘。然而听我说这不起眼的老头竟然是能与杂毛小道师父一起并列为天下正道的十大高手，雪瑞也十分惊讶，好是一番施礼。无尘道长这老家伙笑眯眯地看着面前这嫩得跟鲜笋一般的女孩儿，耍小孩子脾气，不肯自己擦药膏。我瞧他那一身的泥垢，感觉这些由汗渍、泥土和鲜血混合的东西多少也算是一层甲壳，别看老道喊得挺惨，实际上恐怕并没有受多少伤，于是让肥虫子给他代劳。肥虫子往昔是荤素不忌，不过现在养熟了，却是个爱干净的小东西，嫌弃无尘道长太脏了，死活不肯，直到我弹了它好几回屁股，这才不情不愿地附在无尘道长的伤口上吸。这种感觉美得老道一副爽翻了的表情，暧昧地哼哼啊啊，倒是让雪瑞的小脸儿变得通红。

无尘道长闲得无聊，瞧见雪瑞红云密布的俏脸儿，推了我一把，说：“小兄弟，这也是你的小媳妇么？”

他也不知道是真疯还是假疯，这话儿让我恨不得直接将这老头儿给活



活掐死。雪瑞听在耳中，先是眼睛一亮，继而黯淡无光，水盈盈地凝望着我，说：“陆左哥，你娶媳妇了？”此时这地洞里面的毒虫尽散，我摸着鼻子，将我来到此间发生的所有事情给雪瑞一一讲明。

雪瑞是一个情感丰富的女孩儿，当听到星魔强吻，然后奔向彼岸而无踪影的时候，她的一双眼睛里也全部都是晶莹的泪水，带着哭腔说道：“陆左哥，星魔姐姐她好让人感动啊。难道这世间的爱情，就是这样的凄美么？”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而且也不敢教坏小孩子。解释道：“错都在我——如果我一开始就跟她解释清楚，我并不是洛飞雨的有情郎，她就不会枉死了。至于爱情，这个并不算，只能说是误会而已。”

“不！”

雪瑞那璀璨的星眸凝视着我的唇间，坚定地说道：“我相信星魔姐姐在吻你的那一刻，肯定是爱上了你。即便是一个误会，但是男人骗了女人一辈子，那也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你说星魔姐姐以前的人生有这么多的坎坷，以致性情乖戾。不过我相信在她奔向彼岸的时候，她整个人的心里面，一定装着满满的都是幸福——能够为自己所爱的人去死，那是一件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

雪瑞的眼睛忽眨忽眨，里面闪烁着炫目的光芒，然而看在我的眼里却都是疼痛，忍不住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心里面一阵疼痛，淡淡地叹了一口气，平静地说道：“丫头，你偶像剧看多了。记住我的话，不管怎样，先活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雪瑞与我的价值观、爱情观天差地别，这或许与我们彼此之间的社会经历有关。我不想再谈这些，旁边的疯老道却像看戏一般，一对牛眼瞪得硕大，一眨也不眨。当无尘老道身上余毒全消后，雪瑞想了想，有些犹豫地问我道：“陆左哥，我对这儿了解不多，不如我带你去见我师父吧？”



## 第三十三章 千年秘辛

蚩丽妹对我一向都还是蛮不错的，在这里能够与她见上一面，听一听她的意见，或许我还能够豁然开朗，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呢。我点头，说：“行，能去拜见一下蚩前辈，倒也能够省许多事情。”

雪瑞带着我们沿着曲折的洞穴，往深处走去。路上雪瑞给我解释，说这儿呢叫做五毒穴，是一个很庞大的地下网络。她师父就是在这儿炼就的青虫惑，不过这次她师父正处于蜕变的关键时期，有几样东西都需要她来找寻，这才放手让她独自出来，没想到居然还碰到了我。

想起蚩丽妹在虫池中漂浮的模样，我不由得惊讶，说你师父已经快完成蜕变，即将能够重回世间了么？

雪瑞点头，说对呀，应该不用多久了吧。

我这才晓得雪瑞刚才的停顿并不是别的缘故，而是怕这等琐事打扰到全力蜕变的师父。不过在进行了一阵考量之后，她最终还是选择了带我们去与蚩丽妹见面，可见在她的心中，我多少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想到这儿，我的心里不由得生出几许甜蜜，默不作声地跟在雪瑞后面，时不时还得照顾一下疯疯癫癫的无尘道长。

没走多久，来到了一处黑乎乎的死胡同，雪瑞将白皙的手掌贴在那粗糙的火山石上，仔细地摩挲着，口中念念有词。不多时，黑暗的墙壁一阵光芒生出，碧绿如玉，再之后一阵抖动，前方凭空出现了一个可以躬身进入的小缺口。我们依次爬过，感觉这空间中骤然一热。这是一处很大的封闭式溶洞，正中央的地方，有淡淡的红光，咕嘟咕嘟地冒着巨大蒸汽，散发着强劲的热力，让人感觉仿佛就是一口烧开沸水的锅。

我们一进入，立刻一阵腥风扑鼻，吡吡的响声骤起，无尘道长大声地喊了起来：“蛇、蛇！”一金一银两条巨蟒蹿出，寒气十足，灯笼般的眼睛将暗室都照得一阵明亮，修长的信子差一点就要舔到我们跟前来。雪瑞见这两条





冷血畜牲充满敌意，连忙喝道：“金娃、银妞，这是我的朋友，也是师父的客人，不得无礼！”

听到雪瑞的招呼，晓得是这处地方的守护灵蛇。那金银二蟒用信子舔了舔雪瑞的手心，然后退入黑暗中去。我们跟着雪瑞来到中间，瞧见池子里竟然是滚冒的红色熔浆。我惊讶地看雪瑞，她解释说这个地方是师父的先辈发现的，每一次越界而来，必会受那熔浆洗礼，痛苦非常。

我感叹了一声，下意识地问：“我能够从这儿回去么？”

雪瑞摇头，说：“不行。从哪里来，到哪儿去，这都是有大气运、大秘密的。这儿只是一个漏洞、一个后门。即便是我师父，也不能护翼你正常回去，说不定就在路途中神魂溃散了。”我表示明白了，强忍着逼人的热意，与无尘在旁边的石台上盘坐下来。雪瑞咬了一下指头，将鲜血滴入石台下面一处奇妙的符阵之中。符阵石板上烫得吓人，鲜血一落，立刻化作浓郁的血气，迅速朝着末端蔓延。雪瑞盘腿而坐，默默地念诵咒文。我仔细地听了一会，有点儿像是缅甸语，又像是苗话，语音中蕴含奥妙。

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动荡不休的火池变得更加狂躁，熔浆滚冒，有的甚至冒出了一两米，差一点儿就要溅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我们并没有半点惊慌，安静地等待着。几息过后，熔浆平静如水，上面由红光幻化出一张绝美的人脸来。瞧见这张陌生又熟悉的脸庞，跪坐在地上的我心怦怦直跳，身子前倾，恭敬地喊道：“前辈，你来了。”

蚩丽妹此刻正在全力进行蜕变，无法分身前来，此刻显露出来的红光，仅仅只是一缕意识——即便如此，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值此关键时刻，稍微一分神，就会有功亏一篑的危险。所以我的心中还是蛮感动的，千言万语凝于喉间，竟然也只有这一句话，结结巴巴地说了出来。

红光中的蚩丽妹面无表情，旁边的无尘道长她一眼都不瞧，只是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淡淡地说道：“别的不用多讲，雪瑞告诉我，说你已经见过洛十八了？”

我点头，说对，我在一个叫做“灵魂祭坛”的地方见过他了，而我也正是因为他的缘故，方才会流落于此的。

蚩丽妹颌首，说：“果然，他终究还是觉得你太弱了，根本就不是武陵王的对手，所以他才会想亲自上阵，替你来将武陵王了结。”我讶然，激动地说道：“前辈，你难道知道这些？”蚩丽妹傲然点头，说：“自然，我这百年来虽然





一直都在虫池之中，然而天下大势，我焉能不知？事到如今，我倒也可以告诉于你，你与洛十八一般，乃当年耶朗大联盟王的转世。不过当年的王再英明神武，也未曾想到自己任命的守陵者，竟然是自己最重要的敌手。”

我心中震撼，结巴地说道：“你是说，那个武陵王，也是当年耶朗王任命的祭陵看守者？可是，我五个祭殿都有去过了，却没有见到这个……”

话儿说到一半，我的心中突然一跳，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来——对啦，我虽然去过耶朗大联盟当年留下来的所有祭殿，但东祭殿之绿脸女祭祀，西祭殿之侍卫统领龙哥，南祭殿之南征大将军大熊哥，中祭殿之迷失的王妃，而唯独那处于神农架的北祭殿，除了十香虫之外，空空如也，别无他物。

耶朗大联盟当时与汉王朝，以及中原道门应该是处于敌对状态，深入其中的北祭殿按理来说，应该是由最厉害的亲信手下坐镇。那么也就是说，北祭殿本应由实力仅次于王的王弟，也就是武陵王坐镇。然而他却因为中原道门的背叛和自己的野心，背离了王的安排，也跟随着一起转世重修，方才使得北祭殿变成我们当日误入其中的那番模样么？

蚩丽妹寥寥几句话，便将我心头藏匿许久的猜测给完全确定下来。原来如此，这就是所谓传承千年的奥秘么？

瞧见我一副顿悟的神态，熔浆之上、红芒之中的那个女人也露出微微的笑容，平静地说道：“对，当年的武陵王，其实是王帐之下第一人——便是他，以弱冠之年，凭着一己之力，带着麾下战士扛住了汉王朝的进击。也正是有着这样的人物，耶朗祭诵里面才能骄傲地唱诵起‘大田大地我们的，大山大岭我们的，东南西北我们的。大场大坝随便走，大冲大凹随便行，天宽地宽由你走，四面八方任你行’这样的歌谣。他是天生的王者，即便有王在，他也是并肩而立的一字并肩王，是王最坚实的战友和兄弟，远远不是那个被陈立斩杀于王城的继承者可比。”

蚩丽妹对武陵王极尽推崇，然而我的心中却是十分疑惑，不解地问道：“既然如此，那么武陵王为何会背叛王的意志，成为敌人呢？”

红光跳动，蚩丽妹的脸色阴沉不定，凝重说道：“深渊开启，十万兵甲赴前线，夜郎国拼尽最后一口生机，为的就是让这个世界不受生灵涂炭之苦。但随之而来的，是中原道门的背后一刀，直接将耶朗灭国。看着自己的万里疆土灰飞烟灭，你若是他，你会怎么做？”

面对着蚩丽妹的责问，我点了点头，也理解了。倘若别人将我的一切都

给毁了,那么我就去毁灭全世界,让你们这些龟孙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激进的想法,并不是没有源头。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我抬起头来,说那么,小佛爷就是武陵王转世咯?

蚩丽妹也笑了,说对啊,不但如此,他的前世也并不比你的洛十八差劲。

我问是谁,蚩丽妹答:沈浩波,沈老总。





## 第三十四章 肥虫子进击

蚩丽妹在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百年，是世上少数几个站在金字塔尖的人物，即便是无尘道长这般的人物，都入不得她的法眼，所以她的消息如果不是刻意欺瞒于我，想来应该都是不会有假的。

想起像小佛爷这样的人物，一旦他决定将整个世界都拉下马来，与他以及整个消亡的耶朗古国一起陪葬，我就觉得一阵心凉。同时，也深深理解了蚩丽妹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语——武陵王往昔的修为，与王并无上下，而如今的小佛爷他必然是已经觉醒了多年，与他作对手，我的胜算实在不大，这也是洛十八之所以想要取我而代之的原因。

一阵思量过后，我的心中泛起了几许怒意，你们既然都瞧不上我，那老子就偏偏做出点儿成绩来，让你们这些轻视我的人，都好好瞧一瞧。

思及此处，我平静地看着蚩丽妹，说如此说来，想必前辈是不想小佛爷能够成事的吧？

蚩丽妹面色不变，说这是自然，我有自己想要守护的子民，谁要夺走、并且毁灭他们，也要看看我的脸色。

我又问，说既如此，请前辈助我回阳，我一定会阻止小佛爷的阴谋，让他这千年算计，一朝落空。

我说出了自己的期望，然而蚩丽妹却是淡淡一笑，摇了摇头，说这倒不必，虽然我觉得你小子比起别人来说，修为已经非常不错，但是比起洛十八来，还欠了许多火候。

蚩丽妹的话语并没有让我意外，我盯着她说道：“是因为十八郎么？”此语诛心，熔岩之上红芒跳跃，使得蚩丽妹脸上的表情一阵扭曲，接着她冷冷地说道：“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无关乎任何个人感情，而只是看其能力。你若觉得自己比他强，那么你就用事实来说服我，而不是耍什么小心计！”

我一拍胸口，将刚刚吸过伤口的肥虫子唤出来，指着这肥厮说道：“它自



打生下来,就一直与我相伴,倘若换成了洛十八,这小家伙说不定立马就反叛了。洛十八即使有方法来降服,只怕也赶不上小佛爷。我的直觉告诉我,不管小佛爷的计划如何,都离不开他的本命金蚕蛊的支持。”

听完了我的理由,蚩丽妹点了点头,与肥虫子的黑豆小眼对视许久,这才说道:“刚才我听说小佛爷就在山下作法,你若能够查探,并且阻止,说不定我还能信你一回。”

我微笑道:“这有何难,且看我的本事!”

我不再多言,将肥虫子唤至胸前,准备附神,让它带我前去查探。

蚩丽妹晓得我的想法,微微一点头,然后吩咐旁边的雪瑞道:“你也一同去。”雪瑞心忧我的安危,听得师父吩咐,最是欢喜,一声应诺,与我并肩而坐,双手合十,念念有词起来。

我与肥虫子朝夕相处足有五年之久,彼此之间已经极为默契,这边一观想移神,脑中的世界立刻化作了肥虫子的视野。等了一会儿后,雪瑞那边也完成了,青虫惑腾空而起,亲热地蹭了蹭肥虫子,不过这小畜生倒没有领情,屁股一撅,朝着门外飞去。

肥虫子与我两位一体,明了我的心意,飞速穿过来时的洞穴,很快便出了洞口,稍微等了一下青虫惑,然后朝着原来我们遇伏的地方快速飞去。长途飞行的肥虫子并不算快,但是胜在稳定,一路飞行,其间遇到许多恐怖的东西,有亡魂,也有野兽魔怪,不一而足。不过这两条虫子懂得收敛气息,倒也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不多时便来到了遇伏的峡谷口。原来的战场早已恢复宁静,黑暗之中却有人虎视眈眈,如临大敌。

此间有阵,肥虫子最是敏感,不敢硬闯,在周围大概地观察和试探了一番后,绕开正面,朝上攀升,从侧面悄无声息地摸了过去。

天魔他们在此所作的布置,大都是防备人或者如小黑天这般的恐怖之物,对肥虫子和青虫惑这等细微的小东西却还是有所疏忽,故而让肥虫子勉强找到一处缝隙,渗透进了阵内。在狭窄的空地中,有一个高约一丈的祭台,身穿深黑色祭祀长袍的天魔正在上面不断地跳跃着,其余之人全部都隐没在黑暗之中,收敛气息,让人不晓得深浅。

高台之上,除了癫狂起舞的天魔,最中间还盘坐着一个黑影。此人全身赤裸,看不清容貌,静静盘坐在祭台正中,浓浓的黑雾将他包裹,若隐若现。他通过法阵的布置,和整个山谷紧密相连,他的每一次呼吸都在峡谷中产生着排山倒海的炁场共鸣,如月亮之于潮汐,时涨时落。这个黑影,应该就是



传说中的小佛爷吧？我的心中震撼，没想到追寻许久的那个家伙，竟然这么不真实地出现在我的视野中。

正当我努力让自己能够看清楚他的脸孔的时候，一直在奋力起舞祭祀的天魔突然停顿下来，面朝白山跪下，朝着峰顶的那道白光跪拜下去，与此同时，在周边的黑暗之中，有近百道实力强劲的气息一同澎湃而起，连绵不绝的颂唱之声悠悠传出，五体投地的天魔将一直捏在手上的瓷瓶打开，从里面立刻呼啸冲出许多虚无的亡灵来。它们全部都无形无状，化作无数扭曲的面容，一边哭啸，一边围绕着祭坛高速旋转，将整个台子包裹在一片怨灵之中。

我瞧着里面的脸孔，看着是那么熟悉，不知不觉间，它们竟然和我父母家人、亲戚朋友、朵朵小妖、杂毛小道和大师兄等人的面孔都重合在了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大声地哭嚎着，眼睛里流出了污浊的鲜血，伸出无助的雙手，朝我哭喊求救……

“啊！”

我下意识地一声喊叫，感觉整个意识被极力排斥，被从肥虫子那儿抛了出来。当我反应过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吐血。旁边的雪瑞并不比我好过许多，小脸跟雪一样惨白。蚩丽妹对自己这个关门女弟子十分在意，着急地问起到底是怎么回事。

雪瑞把刚才的情形说给蚩丽妹听，与我瞧见的差不多。蚩丽妹眼皮一跳，喃喃自语道：“万鬼融身，阴阳倒转，白山临体，逆流乾坤——不好，这是传说中的大轮回术，小佛爷他等不及再一次的转世重修，而是想偷天换日，将偌大修为灌注于那选好的鼎炉之上，倘若是让他成功了，只怕就真的阻止不了他的计划了。陆左，时间不多了，我也不跟你多讲，只是想问你，你敢不敢前去恶鬼谷，将那一场法事给破坏了？”

我听她说得严重，心中也起了几分担忧，回想起先前瞧见的那谷中无数强横气息，我若闯入其中，只怕很难全身而退，然而金蚕蛊落在了哪里，不去又肯定不行。我这般犹豫一下，那蚩丽妹只当我是畏惧了，冷声哼道：“你不敢？”我用手背抹干嘴唇边的鲜血，冷冷笑道：“去又如何，不过一死，都已经到了这儿，难道我还会怕死么？”

我迈步朝着洞口走去，右手被轻轻拿住，是雪瑞拉住了我的手腕，她朝着自家师父说道：“师父，我也要跟陆左哥一块儿去！”

蚩丽妹断然否决，说：“不可，你去，会死的。”雪瑞梗着脖子，语气坚定地

说道：“死就死，他不怕，我也不怕！”

这师徒俩人隔空对视，沉默了几秒钟，蚩丽妹的脸上浮现出苦笑，轻轻叹道：“唉，我就算是修行百年，那又如何？洛十八，到最后我还是遭了你的算计啊。痴儿，你去吧，且随他去，事若不成也无妨，你逃回这儿来，为师可保你安康。至于你们两个，沿路直上峰顶，遇到路口左转，万不可胡乱闯荡。至于能不能回到阳世，第一看你们的运气，第二，则就看她老人家的的心情了。”

蚩丽妹一声长叹，红光微动，消失无踪影。我扭头去看无尘道长，说道爷，此间已无你事，不过去与不去，都看你自己的意愿了。

无尘道长嘿嘿一笑，说：“小兄弟，俺既然已经把俺家翠花都许配给你了，自然不会不管你这女婿的生死，你到哪里，俺就去哪里。”





## 第三十五章 死又何妨？

这才多久的功夫，疯老道不但把我当作了女婿，连那莫须有的女儿名字，都给捣鼓了出来，还真的是让人郁闷啊。不过不管怎么说，有这天下正道十大高手之一加入，此行成功的胜算也总算是又多了一些。

在最熟悉地形的雪瑞带领下，我们马不停蹄，很快就出了那隐秘的洞口，朝着山下的峡谷奔去。我本以为依着雪瑞的修为，可能会赶不上我们的脚程，然而一在旷野上奔行，便立刻瞧出她的不凡来，她那宛若凌波仙子的身法，就要比我厉害许多，全速奔跑起来，恍若一道影子，若用肉眼，根本就抓不住她的身影。瞧见雪瑞的这般表现，我的心头轻松了一些，而后又与肥虫子联系，知晓虽然我们的意识被震荡出来，它们倒没有什么事情，原地待命而已。

没多长时间，我们来到了那个峡谷，有了肥虫子先前的探路，我们朝着旁边的山壁那儿攀爬上去。山壁陡峭，却难不倒我们三人，小心翼翼地避开阵法限制，进入了山谷中。

没多一会儿，我们再次与肥虫子、青虫惑会合。肥虫子那小东西却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直接骑在了人家青虫惑的身上——尽管我天真纯洁，但是也晓得它并没有在干什么好事，灵蛊的世界我并不懂，不过还是将它给直接揪了下来。回过头去，见雪瑞也是满脸通红，眼神飘忽，尽力不来看我。

气氛有些微妙，我也没有说话，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峡谷里面。祭坛之上已经开始形成一个以怨灵为主的巨大龙卷风，大量的凶灵在不断旋转，发出让人头皮发麻的哭泣。祭坛已经被巨大的黑雾包裹，虽然我能够听到天魔张狂至极的祈祷之声，但是已然瞧不见他的身影，更不用提身处阵中的小佛爷。

雪瑞得过蚩丽妹的提点，晓得此法，低声告诉我，说倘若让白山之上的轮回之光照下，那么小佛爷就完成了大轮回术。此法完成，他就能够在阳世





重塑鼎炉，成为极为恐怖的存在。到了那个时候，这天地之间，能够制住他的，恐怕就屈指可数了。

我点了点头，表示明白，问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冲上去，将阵中的小佛爷斩杀了，就可化解此劫？

雪瑞点头，说陆左哥，此次估计有死无生了，你可舍得？

我望着两百米开外祭台之上的无尽黑风，深深吸了一口气，这二十七年来的人生经历仿佛都一齐涌上了心头，所有值得珍惜的人与物，都充斥在我的脑海里。越是珍惜它们，就越舍不得被毁灭，我陆左从来都不是啥子高大上的英雄人物，我只是一个草根，而且还极为怕死，但是为了某些东西，某些心头那值得珍惜的东西，死了，那又有何妨？

我微微地笑了，慷慨悲歌地说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操，谁要想让我不好过，我就让他的野心，与我一同陪葬吧！”

此言一落，我松开了抓在了山壁上面的右手，整个人直接冲向谷底。

我落脚处是一个正在疯狂唱诵咒文的家伙，强大的重力势能直接将他所有话语都砸进了肚子里去，我的身子宛若群山凝重，他还来不及惨叫，人便成了一摊肉泥。雪瑞和无尘道长相继落在我的左右，帮我挡住了旁边的反击，使得我可以不顾周围，全力前进。

作为天下正道十大高手的无尘道长，尽管人已疯癫，又没有趁手的法器，然而一旦全力施展开来，除非是十二魔星一个等级之人，面前无一合之将；雪瑞若论修为，自然是远远不如无尘道长，然而她身具天眼，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所有朝她而来的攻击都能够提前预料，也都在瞬间落在了空处，她仿佛战场之中的掌控者，不管形势如何危急，她都是游刃有余。

尽管如此，我也并没有能够多冲出几步，立刻有人来阻拦，这些家伙大部分都是须发皆白的老头老太太，然而他们表现出来的强大战力，却是让人刮目相看，或许单个儿来论，并不足以跟十二魔星或者护堂十八罗汉媲美，然而结阵列于前方，竟然比那高墙深池还要厉害。我咬着牙，硬凭着一股血勇不顾性命地猛攻，拎着一把抢过来的鬼头断刀，一刀逼退面前一群人。雪瑞和无尘道长已经被围堵上来的人群给分割开，不过无尘道长修为极高，而雪瑞身法奇快，又有青虫惑护翼左右，暂时无碍。我这才有心打量面前的这些高手，这些人双目发直，流露出狂热的战意，晓得这些都是被人蛊惑了。

我瞧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正在与无尘道长正面交战的黑影子，正是当日我在邪灵峰下死亡谷遇见的老者，是邪灵教前任左使王新鉴的弟弟，



洛飞雨和洛小北的小姥爷。看见这个当日还对小佛爷大不敬，骂骂咧咧的苦修士，此刻居然舍生忘死地与无尘道长战作一团，我霍然醒悟，原来这些修为高深的高手正是邪灵峰下的那一群苦修士。

万万没想到，这些人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已经被小佛爷洗过了脑，成为维系他统治最重要的基石。

这时，佛爷堂的秋水先生也出现在我前方，指着我的脑袋，恣意地大笑起来：“陆左，你以为先前瞧见了你之后，我们就没有一点儿提防么？就知道你会狗急跳墙，妄图以搏命来阻止掌教元帅的转世重修。我们早已在这儿布下天罗地网，让你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来吧，我邪灵总坛那五千多人的性命，今天就要你来偿还，上！”

与人打架，第一怕高手，第二怕亡命徒，而我面前的这一群人却是两样都占，此番汹涌而来，实在是让人觉得一阵无力。不过我既然已经抛却了生死，自然要比这些人更加凶猛，手持鬼头刀，奋勇上前，不知不觉又前冲了五十多米。一番血战，鬼头刀缺口无数，不知有多少少人死于刀下。同时，我身上不晓得又添了多少伤口，最重的一道，是我的小腹被一根长矛贯通，肠子都流了一地，好在肥虫子及时过来给我将拖在地上的肠子叼起塞回了肚子，还给我在伤口处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

战况已经如此险恶，然而我终究还是近不得那祭坛。正在这时，头顶突然一阵光芒闪耀，一道白光宛若流星落到了祭坛上，滚滚黑雾之中传来了一道阴柔的声音：“我的阿哥，没想到我们竟然还会提前见面啊。”